



# “女儿国度”景蓝斋

文/画 张国华



沿齐鲁大学的杏林路漫步到校园最西端,尽头便是一幢柏荫掩映下的建筑——景蓝斋,建于1924年。初听这名字,雅致中透着婉约,料想房舍也必定是中国传统的样式。它本是齐大最初的女生宿舍,所以名字充满女性色彩;而建筑风格却大相径庭,可以说是齐鲁大学建筑群中唯一一座典型的德式风格建筑。

在齐鲁大学历史中,有三位声名赫赫的知识女性——蓝纳德、麦美德和刘兰华女士,她们历任女生部主任一职。女生部英文称为“妇女学

院”,在这所教会大学中是独立机构,主任一职即为“妇女学院”院长,不仅与其他学院院长一样待遇,而且可以自主支配财政权。齐大作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中“男女同学”较早的学校,得益于1908年成立的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。这所学校在1923年由五位美籍医学女博士带领,两个班32名女学生并入齐大,年龄最长的蓝博士成为齐鲁大学第一任女生部主任。并校后医学院带来的几十万“嫁妆”,使齐大有了漂亮的第一女生宿舍,这幢楼在蓝纳德去世后,取名“景蓝斋”以

示纪念。八年之后留美博士刘兰华女士作为第三任女生部主任,主持修建了另一所女生宿舍,取名“美德楼”,以纪念第二任女生部主任麦美德女士。

麦美德女士何许人也?她是美籍女传教士、孔祥熙少年时的恩师、贝满女中校长,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子大学——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创始人。1930年到济南齐大任神学院教授,接替身体欠佳的蓝纳德成为女生部主任。因为三十年前的那段师生情,正苦寻南京国民政府备案的齐

鲁大学遂派麦美德女士赴南京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。1931年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呈文,准予齐鲁大学立案,承认其正式的合法地位,成为后来的民国十四所教会大学之一。孔祥熙也就此担任了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。

刘兰华女士呢?这是一位被誉为民国奇女子的人。她是麦美德北京贝满女中时期的弟子、“红色牧师”余心清的妻子,余心清是冯玉祥秘书长,后因策划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被捕入狱。

三位奇女子在这所古老的大学营造了一方“女儿国”。如今的景蓝斋保存还算完好,而毗邻的美德楼处境堪忧,在两年前被拆去屋顶与门窗后,就在一片瓦砾中默默等待最后的命运。在采访中也听闻校方即将修缮保护,但愿会重现当年的风采。景蓝斋的门旁挂着“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”的牌子,原来1952年后,这里曾是山医的耳鼻喉研究所,中国第一个人工喉就是从这里研制并用于临床的。

穿过门廊,竟是处不小的院落,还有户人家居住在西北角的平房里。一只白狗慵懒地在院子里晒太阳。站在这景蓝斋的院落中,环顾一周,昔日的“绣楼”已人去楼空,时光静默无声,院子里的两棵梨树刚刚吐出新芽……



【80后观澜】

## 逛山师

□辛然

济南供年轻人吃喝玩乐的地方很多,先是以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,比如山师、洪楼;因新兴时尚潮流衣物聚集而成的,有人防商城、洪家楼;由批发市场带动起来的,有老东门小商品市场、西市场、泺口等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山师,它的迷人之处在于杂而全,像个实体淘宝。

小时候,记忆里都是吃。我从三四岁起,就跟着大我十五岁的小姨去逛,固定项目是喝酸奶。那家卖酸奶的店门口总有人排队,酸奶盛在白色玻璃瓶里,瓶口用皮筋勒着一张薄薄的纸封着。上了小学,还是跟着小姨逛,内容丰富起来。那时白天就有地摊,小姨看衣服,我看玩具、贴画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是有一天,小姨忽然看着马路对面的一家新开张的店惊喜地叫起来:“啊,是凯菲!”然后立刻给我介绍,是一个很著名的卖冰激凌蛋糕的店。小姨立刻要领着我过马路去吃,但很快打住。她看着我,“你穿这身儿可不行。”背心,裤衩,一身男孩子打扮不说,还脏兮兮的。于是领我在一个衣服摊前,很快选定了一件黄色半袖T恤、一条牛仔色过膝布裙。当街换装,那感觉跟美少女变身似的。然后优雅进店,第一感觉是有空调,还有点不适应。选了一角冰激凌蛋糕,才知道是把冰激凌做成蛋糕的样子,第一次吃样子这么美,味道也这么美的东西。小姨尝了几口,剩下的都给了我。说起来感慨,小姨上学时,用她的零花钱,在山师各色小店里,给我开了不少“眼界”,比如冰激凌蛋糕,作为生日礼物的音乐盒、防水手表……人生中有个讲究、有品味的小姨真好!

上了大学,我才真正走进那些漂亮的挂饰、首饰店近距离观摩。衣服鞋子的店,我至今从不进入,因为评估、议价这些事情,对我来说是个太大的挑战了。化妆品的店虽然也不进,但那个出名的化妆品柜台我还是很喜欢围观一下的——在媒体发达的如今,这个柜台主人的江湖浑名为“奇葩叔叔”。这个“店”只有两节柜台,总有十来个女生们围着柜台喊话,无论你问什么化妆品,都能得到一个结巴但肯定的回答。他的商品全部堆在身后,柜台上更是堆满了东西。近几年超市把同类货堆成一团,利用消费者心理来促销,好像很聪明的样子;其实这位山师怪叔叔早就在用这招了:女生们看着一堆化妆品,忍不住就会拿起来挨个用,然后挨个买。山师不乏这类个性店、个性店主,只要经常逛就有有趣的发现。

山师在前几年的一阵“装修”中,少了一些老店,萎靡了一阵。但很快,学生的购买力是惊人的,更具有创意的店铺开了起来,同时还来了一些全国知名小吃。山师的美食是出名的,从台湾、香港小吃到进口美食,中餐就不用说了,西餐店更是有五六家。经常约了好友去吃宵夜,一种吃法是在一家店驻足,一种是沿途一家家小吃品尝下来。后者更有趣些,经验是一定只买一人份,不然吃到一半就饱了。

山师太热闹,以至于我一个人逛街的那几年,从来不觉得寂寞;逛到饭点也能从容地去熟悉的店铺要碗面、吃份饭、挑点串儿,全程一声不吭,现在想想,闷骚也别致。在我的时间轴中,见过好几家店的火热和替换,每个曾陪我逛过山师的男女也都有故事可回忆,于是写完此文,俨然觉得自己也是个有历史的人呢。

## 【泉城记事】

□鲁黔

怀旧之情,人皆有之,济南府学文庙又重建恢复了,那里曾是我寒窗五载的小学堂。入学时乃芙蓉街小学,后改为大明湖路小学。校园极大,南毗芙蓉街,北接大明湖,内有几座古老的庙宇,拱形桥、泮池、涓涓小溪。森严的大成殿,其殿南边是操场。

东西相望的两座古亭,亭内的石龟驮着数百年御笔刻下的碑文。

据校外巷里的老人说:当年的文庙有三宝,一曰“龙石”,建国初让约泉公园拉走了,就因为那块石头很美,充分展现了“秀、瘦、透、漏、皱”的特点,足以衬着天下第一泉扬名。二曰“屏门”,给了大明湖南门做了牌坊。三曰“铁牛山”,如今不知踪迹……

冬天的教室里虽烧着一个带烟筒的炉子,晴日里射入的

## 文庙往事

几缕阳光怎敌北方气候的阴冷,下课铃响了,同学们双脚鼓点般踩着,被冻麻的脚渐渐暖和了。在雨雪的天气里,体育课就在大成殿里完成的,在哨声中起跑,在垫子上翻腾、跳跃……

春的困倦中,好歹熬到了下课,冲出教室,伸个懒腰,便深吸着那来自万物复苏的芬芳……

夏天悄然而至,每周六的下午,在那个泮桥下的泮池里,当体育老师信号枪冒烟的瞬间,游泳比赛开始了,围观的女生齐呼着“加油!加油”的号子。

秋天里,课间,在古亭子的木栏旁,在秋风吹起落叶的树下,切磋着应用题的解法。

上三年级时,大成殿老了,红砖教室也需修缮了,便去了北临明湖的庙宇“明伦堂”读书。明伦堂殿内刻有孔夫子像

的石碑,老师曾叙说过文庙的悠久故事,它始建于宋熙宁年间,元末倾塌,明洪武二年重建,至清代曾多次修整……

孔子曰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,毛主席说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。在那座散发着儒家思想的庙里聆听师说,这感觉还真有几分神圣。大明湖小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校规,考试不够七十分是要补考的。

石碑上孔圣人期待的眼神,老师们的谆谆教导,父母的期望,那便是我完成小学教育的摇篮之况。

如今,重临母校故地,由明湖路北入文庙拜谒,新建的殿宇黄瓦红墙,错落有致。穿堂而过,漫步于久违的大成殿前,仰望低视着它复修之前的熟悉,依稀嗅着那久远的往事。

来到南面“影壁墙”,它的墙体依然如故,这原本是芙蓉

街小学时的入口处,清代至今已存留了数百年了,用手轻抚着墙的老青砖,一股难以名状的温馨涌入心头。

回首漫步在泮桥的凭栏处,俯看着不清也不浑的水面,却不知当年荷叶丛里的那对鸳鸯,今在何方。恍惚间,信号枪的声响,游泳比赛的情景,仿佛在眼前飘荡。向西探路觅去,试图再找到当年曲径通幽的花丛深深,那流淌的小溪,还有溪边浣洗手帕的女生……

览罢文庙,感慨万分,从回忆里,在脑海里,修复了,完善了它古代曾经的形象,然而,曾经的亲切却渐渐远去,总觉得这金碧辉煌、尊贵堂皇的文庙似乎缺失了什么。那原本的古朴儒风,那曾经的往事,那不用买门票便可出入的时光,还有那诵读课文的朗朗童音……

## 【历下亭】

□郭锐

三月,初春的泉城最是美丽,处处有花盛开,白玉兰、紫玉兰、大樱花、小樱花,遍地芬芳。

驻足在一棵花树下。那花儿开得清爽又明朗,任凭日光如同洒透绢纸,在薄如蝉翼的花瓣间印染出点点光影。繁密的花盏层层堆叠,摇落下曳曳的花影,浅淡的墨色在花枝间缠绵,轻薄的蜜黄与冷紫也在花萼下栖居。色相冲和,光华寂寂,衬得新生叶片也如同是淡雅的花。

入目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,仿佛一切都回到我最初见到这棵花树的那一天。那时年幼的我独自一人面对着这漫天香雪,簌簌碎玉,不可抑制地一阵莫名恐惧。我不知道,这样一种对于盛景不长的畏惧是不是

每个人年幼时的一场劫,可在那一刻,我心中有一个冷静而残酷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只能有这一刹那而已。在这之前,你未想过你将有,而在这之后,你将忘却你曾有。”年幼的我在这一片繁花前寸步难移,生生看到眼眶微温。最终有几滴泪怔怔落下,坠入满地残花中,再无寻处。

可事实分明不是那样的。纵使这天气还不够暖,纵使这浅草还不够青,但我的这一棵花树,仍然盛放了。即使这些年来,我离开了童年玩耍的小院,远远地把它遗落在身后,可当我不经意回首时,它还是亭亭地立在原地,参差披拂,扬起纷纷碎花,深雪一样散落在我的肩上,拂去还满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我们



春花。周青先 摄

从来都不会失去任何回忆,任何美丽。游子就算一别千里,也从未失落过家乡的明月。而我,就算此花飞尽,就算落红难缀,可是在回首的刹那,我依然能够穿透过回忆中的重重落尘,捡拾起最初落泪时的感悟,回味到如今微笑时的释然。

而终究,在笑与泪重叠的软糯花香中,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,它比悲伤更郑重,比欢喜还认真。

它说,三月里,每个人都有一棵花树。它说,拥有一棵花树,我们就拥有了所有的三月,所有的春天。